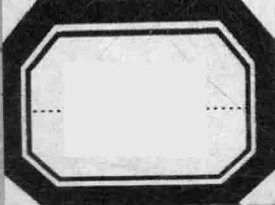




怜花印佩

〔台湾〕
云中岳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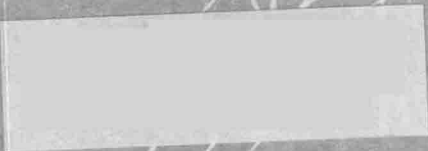
中



冷花印珮

〔台灣〕

云中岳 著



十 刀嘯劍吟

灰袍人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天外流云荀長城，黑道高手中的高手，曾以大鬧長沙一晝夜殺人十八名的驚人血案，名噪一時。

雙方客氣一番，互道景慕。

陳炳南父子知道兩個老朋友見面，必定有不少機密事商量，不宜側身其間，立即告辭。臨行，尚叮嚀一筆勾消小心在意。

送走客人，一筆勾消送上一杯茶，問道：“長城兄此來，但不知有何指教？”

天外流云的目光，掃了廳堂一眼，苦笑道：“家徒四壁，你就過的這種苦日子？”

“長城兄，過慣了，也就不覺得苦啦！”

“你不打算重振雄風，出山再打天下？”

一筆勾消嘿嘿笑，說：“當然我會出山，重振聲威，但必須在我練成虛空接引術之後。”

“哦！原來如此，兄弟本來就不相信你老兄甘於寂寞，到

这种鬼地方隐世。”

“这里清静，因此暂可栖身。长城兄，近来得意么？看你红光满面，想必……”

“别提了，得意个屁。江湖上人才辈出，年轻的一代倒是闯得轰轰烈烈，咱们这些过气的老不死，早该拱手让贤进棺材了。”

“长城兄此来……”

“来做说客。”

“说客？”

“兄弟找到一笔买卖，有意邀请你老哥出山帮忙。”

“买卖？说说看值不值得？”

“那是自然，如果这笔买卖对你没多少好处，兄弟也不会万里迢迢跑来请你出山活现世了。”

“少说几句废话，死不了，说正经的啦！”

“事情是这样的。九华真君上月发现苦行尊者在衡山岳麓寺入关三年，距出关期尚有半载。你知道，他俩个死对头佛道不相容，结怨甚深无可化解，不你死我活决不会罢休。同时，九华真君有意问鼎明年东岳三教至尊大会的座主宝座，唯一的劲敌是苦行尊者，他希望在老秃驴出关之前，能一击将老秃驴埋葬掉。”

一笔勾消脸色一变，冷冷地说：“老兄，你要邀请沈某去对付苦行尊者？你算了吧，沈某又不是傻瓜……”

“你不要毛躁好不好？没有人要请你去做傻瓜，苦行尊者也是你我的死对头，咱们得了九华真君的好处，又可除去生死对头，一举两得，何乐而不为？你要不干，那才是傻瓜。”

“九华真君给咱们何种好处？”

“酒、色、财、气，无一不投人所好，每一样皆足以让咱们奋勇争取。”

“酒色财气？见鬼……”

“九华真君富可敌国，你是知道的。”

“不错，他进过皇宫，做过一任正一真人，刮过武当与龙虎山的油水，拥有天下五座秘殿行宫。”

“有几窟百年以上的天下名酒，每座秘殿有一队绝色歌姬，有几座价值连城的金山银山，他那本太清罡气真诀更是武林至宝。”

“哦！听说过。”

“他以十坛百年美酒、十二名绝色歌姬、一千两黄金外加一匣奇珍、加上太清真诀，作为买苦行尊者人头的赏格。咱们获得这些东西，又可报了早年受辱之仇出口怨气，老兄，你满意了么？”

一笔勾消鬼眼一转，说：“好，我接受了。”

天外流云大喜说：“我知道你会接受的，咱们明天就上路。”

“对，明天上路。你稍候片刻，我到后面治酒与你接风，庆贺今后咱们合作如意万事顺逐。”

一笔勾消一面说，一面入内去了。

天外流云坐在堂上等，火盆中炭火渐熄，全厅昏暗朦胧，不辨景物。

久久，还不见一笔勾消出来。

他侧耳倾听，怎么里面毫无动静声息全无？

“咦！这老鬼好象不在里面呢。”

他自语，离座四顾，又道：“这鬼屋阴森得很，且找根松明点起来……咦！谁在叩门？”

不是叩门，而是在踢门，“砰”一声大震，门闩折断，一个黑影当门而立，冷冷地问：“阁下，你躲不了的，讨债的来了。”

天外流云一听是讨债的，无暇分辨，大喝一声，狂风似的冲上，劈面一掌登出，用的是歹毒绝伦的摧枯掌，可怕的暗劲，排山倒海似的向当门的黑影涌去。

黑影“咦”了一声，一闪不见。

“喀勒勒……”门框被掌风击垮了，门两侧的泥墙也坍下一大堆碎泥。

黑影再现，喝声似沉雷：“住手！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你不是只有一条腿的一笔勾消，快叫他出来，债是躲不掉的。”

天外流云不肯示弱，喝道：“过得了老夫这一关，你才可以任意讨债，打！”

声落人欺进，跃出破门，又是一掌。

黑影身形一晃，竟然从侧方斜撞而入，“带马归槽”神奇地搭住了他的脉门一带，他身不由己向前冲。

“噗！”胸口挨了一重掌，只感到眼前发黑，天旋地转。接着又是一声闷响，小腹又挨了一膝。“嗯”一声闷叫，向下栽。

黑影将他向侧方一丢，抢入门中叫：“一笔勾消，你还不滚出来？”

小茅屋只有前后厅房，小得可怜，前厅没有人，后房也鬼影俱无，一笔勾消早就走了。

黑影出厅，点起一枝松明，恨恨地说：“这老狗是个胆小鬼，竟然溜掉了，可惜，我来晚了一步。”

他是印珮，确是来晚一步。

门外，天外流云也失了踪。

印珮扑空，只好失望地走了。

屋外的壁根下，爬伏着一笔勾消，盯着印珮的背景说：“老天！这人是谁？天外流云，竟一招也未接下，可怕极了。幸好我先得炳南父子的警告，不然危矣！我得走。”

印珮失望地离开了小茅屋，向江边走。大地黑沉沉，兽吼声四起，但他一无所惧，疾趋江边。

他浑身是水，原来是和衣从对岸游过来的。

小舟仍静静地搁在河滩上，他从舟内提“陈炳南父子。父子俩被捆得结结实实，大概吃了不少苦头，人仍未完全清醒。

印珮抓起陈炳南，到了江边往水里一泡。

陈炳南一惊而醒，咕噜噜猛喝水，叫不出声音。

印珮将他提出水丢在岸上，冷笑道：“阁下，清醒清醒。”

陈炳南神魂入窍，好半天方含糊地叫：“我……我的话句……句句是实……”

“一笔勾消不在屋中。”

“我……我发誓，他……他……”

“他不在，只有那个你说是荀长城的人。”

“我父子告辞时，他两人……”

“说，老狗还有其他藏匿处么？”

“没……没有了。”

印珮冷哼一声道：“你如不吐实，在下要废了你的宝贝儿

子。”

陈炳南狂叫道：“不要动他，我说。”

“我在听。”

“他在枯柳埡有一座茅屋，那是他真正的练功居所，但由于蛇虫太多，他很少住在那儿；那儿也太孤单了，一年中见不到半个人影，鬼怪却是不少。”

“枯柳埡如何走法？”

“从西北角翻越三座山，双峰夹峙下的山垭，便是传说中白昼鬼怪幻形的枯柳埡。他的茅屋就在埡南小溪的右岸，不难找。”

“还有谁知道老狗在枯柳埡的住处？”

“只有我父子知道，小犬总是想到那儿打猎，但他从不带小犬前往。”

印珮替陈炳南父子解了绑，说：“好了，你可以走了，在下要到枯柳埡找他。”说完，往水里一跳，水花一涌，无影无踪。陈炳南父子心惊胆跳地将船推下水，余悸犹在。

船放乎中流，陈炳南惶然地说：“儿子，这里不能住了，及早迁地为良，不然你我父子这把骨头，将会埋葬在月儿湾。”

陈奇仍在发抖，说：“爹，打昏我们的人找的是沈老爷子，与我们无关。再说，我们与他无冤无仇。”

“为父想走一趟枯柳埡。”

“爹要去枯柳埡？”

“是的，为尽朋友道义，为父要去通知沈福及早趋避，他定然是到枯柳埡去了。”

陈奇却不同意，说：“爹，如果再被那人碰上，后果不堪

设想。这次我们前来告警，冒了万千风险，已经够道义了。”

次日一早，父子俩闭门不出，提心吊胆地留意外面的动静，深恐印珮去而复来。

近午时分，一无动静。一艘轻舟从上游驶入月儿湾，缓缓泊上江岸。三名船夫插上篙，搭上跳板，一名船夫向舱内叫：“月儿湾到了，公子爷是否要登岸？”

舱门拉开，踱出一位高大健壮的年轻人，方脸大耳，剑眉入鬓，目似朗星，眼神极为凌厉，面白唇红，英气勃勃。穿一袭儒衫，束发未戴冠。佩一把古色斑斓的长剑。好雄壮好英俊的年轻人。

接着出来了一个十五六岁书童打扮的少年，俊秀健壮，气概不凡。一主一仆搭配得十全十美，主俊仆亦秀，相得益彰。

公子爷淡淡一笑，笑得极为含蓄，眉梢眼角流露出三五分傲气，沉静地说：“在下要登岸，诸位请稍候。”

“公子爷请登岸。”船夫欠身恭敬地说。

公子爷以颌首作为答复，踱着方步踏上跳板。

书童在后跟随，好奇地打量着平静如镜的潭水，说：“公子爷，想不到这里竟然象世外桃源呢。”

公子爷踏上江岸，笑道：“山青水秀，确是人间仙境。怒龙似的汉江，到了此地却柔婉如处子。风景美，地名不是也颇富诗意么？”

书童举目四顾，话锋一转，问道：“公子爷，在此观赏风景么？”

“不，访友。小俊，领路，右首第二家茅舍。”

“是，小俊领路。”小俊笑答，超越前行。

公子爷缓缓举步，又道：“留意礼貌，主人宗政老前辈，是老太爷早年的好朋友。”

“小的记住了。”

小俊到了第二栋茅屋前，虚掩的柴门突然拉开了，跳出一个后生，叫道：“咦！你们是不是问路的？”

小俊笑道：“我们乘船来，问什么路？”

“不问路，你们……”

“我家公子爷，特地前来向宗政老前辈请安。喂！这里是不是宗政老爷子的家？”

“咦！你们是……”

公子爷走近，笑道：“在下梅中玉，相烦小兄弟通报一声。”

里面传出两声干咳，一个苍老的嗓音叫：“原来是梅贤侄，请进请进，真是稀客。”

梅中玉跨入厅堂，向跨出厅堂的灰衣老人长揖为礼，笑道：“宗政伯伯万安。四年了，你老人家依然健朗如昔，龙马精神，可喜可贺。”

宗政伯伯呵呵笑，说：“好说好说，贤侄真会说话。请坐。”

“小侄还没向伯母请安……”

宗政伯伯脸色一变，苦笑道：“我那老伴已经逝世三年了，目下只有一个小龙守在我这风烛残年垂死老人身旁。小龙，过来见过梅公子。”

小龙过来行礼道：“公子爷好。”

宗政伯伯接口道：“小龙姓袁，是千里追风袁千里的爱子，约两年前投奔老朽，伴老朽在此苦度光阴。”

“哦！袁前辈呢？”梅中玉问。

宗政伯伯坐下，黯然地说：“十年前许州打英雄擂，与焦山妖狐结下梁子，双方不断寻仇报复，终于在三年前双方纠众在河南信阳大结算。袁老弟一时大意，惨死在湖海散人的铁拂尘下。小龙那时年方九龄，由义仆袁宗护送，千里奔波送来老朽这里安顿。”

小龙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但愿那几个该死的恶贼活得好好地，日后我要一个个活剥了他们，替爹报仇。”

梅中玉剑眉深锁，谨慎地说：“信阳大决斗的事，参予的人不多，双方的人，皆对此事讳莫如深，因此知者不多，没想到袁老前辈竟然是那次大决斗的主人。据小侄所知，那次参予的人，都不是正道人士……”

小龙哼了一声说：“我爹就是武林中铁铮铮的英雄好汉。”

梅中玉淡淡一笑，说：“不错，令尊在江湖确是名号响亮的人物。”

隔邻突传来一声厉叫，叫声极为刺耳。”

梅中玉一惊，倏然离座。

宗政伯伯悄然摇手道：“贤侄，不可过问闲事，各人自扫门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。”

梅中玉迟疑地坐下，低声问：“宗政伯伯，隔邻是谁？”

“江淮的大贼，鬼影子陈炳南。”

“你老人家让他毗邻而居？”

“他已经洗手，而且确也安份，不得不容忍他在此落户。贤侄也许不知，这一带千里山区，早年列为禁区时，不知有多少江湖好汉前来避风头。可以说，凡是在此落户的人，多多少少总不是什么好路数，老朽也不例外，何必管他人的闲

事？”

“鬼影子闹事了？”

“他与江对岸的一个独脚人成为好朋友，独脚人愚伯还弄不清他的来路。昨天有位年轻人带剑上门，查问独脚人的下落。鬼影子将人诳走，昨晚闹了一夜。好像是年轻人鬼精灵，暗中折回钉上了他。他父子晚上驾舟过江，以后狼狈而回，可能吃了亏。今天一上午，他父子俩皆不见露面，可能年轻人又来找他了。”

“唔！好像在动手。”

“本来就在动手。”宗政伯伯面无表情地说。

“小侄想去看看。”

宗政伯伯笑道：“年轻人血气方刚，好管闲事。好吧，你可以去看看，但不可插手。”

梅中玉冷笑道：“宗政伯伯，来人敢在伯伯卧榻之旁生事，心目中那有你老人家在？小侄倒得看看来的是何人物。”

宗政伯伯摇摇头，笑道：“长江后浪催前浪，世上新人换旧人；目下是年轻人的天下，果真是后生可畏。贤侄出道六年，玉郎君的名号家喻户晓。令妹仅随令尊参与黄山论剑，便博得武林三佳丽，梅家一门三杰，不让汉中彭家专美。你去吧，一切小心。”

隔邻陈家情势迫人，要出人命。

当梅中玉主仆进入宗政伯伯的大门，炳南父子的注意力全被梅中玉主仆所吸引，就在这紧要关头，后门悄然进来了一笔勾消沈福。

陈炳南父子躲在门后，从门缝向外瞧，弄不清梅中玉是

不是印珮的同党，父子俩紧张得浑身冒汗，心中发慌，如同大祸临头。因此，忽略了身后的声息。

一笔勾消像个幽灵，一条腿加上拐杖，走起路来依然轻灵如猫，小心地掩近，居然声息毫无，只是速度慢些而已，一步一探小心翼翼，如同灵猫捕鼠。

近了，丈五，丈二……

小娃娃陈奇突然离开门缝，低声说：“爹，我到后面看看……”

话未完，转身急窜。

糟了，刚看到身后有人，来不及有何反应，“噗”一声脑袋便挨了一掌，只叫出声“沈……”

鬼影子陈炳南闻声转首，大吃一惊，一声厉叫，手中剑旋身挥出，招发“回风拂柳”。

“当！”剑被拐架住了。

一笔勾消见偷袭已不可能，鬼眼一转，抓起了被击昏的小陈奇，跳开丈外怪笑道：“住手！你不要你儿子的命了？”

陈炳南不敢不听，厉声问：“姓沈的，你是什么意思？”

一笔勾消嘿嘿怪笑道：“什么意思？哼！来找你这位好朋友讨公道。”

“你要讨公道？陈某欠你的？”

“阁下不够朋友，出卖了沈某。”

“你这老杂种说什么？”鬼影子怪叫。

“你告诉那小狗老夫在枯柳埡的住处。”

鬼影子心中一凉，硬着头皮说：“你凭什么说这种话？”

“天刚发白，那小狗就动身向枯柳埡走了。除了你，谁知

道老夫的秘密居所？”

鬼影子不得硬着头皮否认，厉声道：“在下向你通消息，已经尽到邻居的情义，你竟不知感恩，恩将仇报反而来找我讨公道，呸！你还算是人？说吧，你到底想怎样？”

“老夫要找你商量商量。”

“先放了我儿子。”

“不行，老夫……”

“你好无耻，你……”

“老夫不是什么英雄好汉。”

“你是个卑鄙的贼。”

“哈哈！彼此彼此。你先受制，老夫再放你的儿子，免得你父子联手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你如不受制，老夫先废了你的儿子。”

“你这老狗……”

“你骂吧，老夫先捏断令郎的腿大筋。”

“慢着！”

“老夫不听你的。”

“这……住手！我听你的。”

小陈奇恰好醒来，大叫道：“爹，不要上当，老贼已存下歹毒的……”

话未完，咽喉已被一笔勾消扣住了。

鬼影子大急，厉叫道：“放手！我听你的。”

一笔勾消松了手，怪笑道：“想不到你竟是性情中人，父子情深，委实令人肃然起敬呢。靠墙站住，双手抱住后颈，头

抵在墙上，双脚尽量向后挪，快！”

鬼影子不敢不遵从，骨肉连心，为了救爱子的命，他不得不将生死交在一笔勾消手中。

鬼影子正想一拐点出，身后突传来一阵嘿嘿冷笑，印珮的语音清晰震耳：“一笔勾消，在下并未上当赴枯柳埕。”

一笔勾消大惊，火速转身。

鬼影子也收手转身，倒抽一口凉气。

印珮冷笑道：“你两个好朋友尔虞我诈，妙不可言，在下真该等你们火拚之后，再现身请教的。”

一笔勾消困惑地打量着眼前这位陌生的年轻人，哼了一声道：“小辈，咱们认识么？”

“认识。”

“但老夫感到陌生得很。”

“那是你眼拙，记性太差。”

“你是……”

“在下姓印，名珮。”

“没听说你这号人物。”

“但你该记得六年前，你与你大哥死鬼九幽鬼判，与千手灵官甘渊的一场恩怨。”

“哦！你……你是甘家的……”

“那时，在下只是个十四岁的少年。”

“老夫委实想不起……”一笔勾消变色地说。

“你这条腿，便是被在下卸下来的。”

一笔勾消大骇，惊叫道：“你……你是九……九现云龙欧阳天的……”

“入门弟子。”

“老天！你……”

“在下找你，没找错吧？整整花了半年时光，方被在下查出你的逃匿处。你满意么？”

一笔勾消拔出判官笔，大叫道：“你上吧！老夫饶不了你。”

印珮冷笑一声道：“彼此彼此，在下也不会饶你。”

说完，他拔剑逼进。

一笔勾消心中早寒，叫道：“陈老弟，并肩上。”

鬼影子心中又惊又喜，但口气却硬，冷笑道：“姓沈的，事到如今，你竟要在下助你？你快死了这条心。”

一笔勾消一脚踏住小陈奇，怪笑道：“你如果想救令郎的性命，便得乖乖听命于我，答应么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你不答应。”

“好，我……”

“你先上。”

鬼影子已无路可走，一声低叱，欺进剑出“灵蛇吐信”，先下手为强。

但他心中早虚，刺出的剑不走直线，颤动着毫无力道，如鼠见猫，那还有斗志？

印珮委实替他难受，一剑振出，“铮”一声架偏来剑，一脚疾飞，喝道：“滚！”

鬼影子右肋挨了一脚，摔倒在地。

一个丧了胆的人，禁不起一击。

“砰”一声大震，木门被踢开了。

玉郎君梅中玉当门而立，沉声叫：“路见不平，拔剑相助在下架了这段梁子。”

印珮心中喝采，心说：“好俊的年轻人。”

惺惺相惜，他堆下笑，说：“在下姓印，叫珮……”

“我，梅中玉。”玉郎君傲然地说。。

“哦！原来是大名鼎鼎的玉……”

“少废话！你出来。”

“梅兄……”

“你出不出来？”玉郎君厉声问，傲气凌人。

印珮心头火发，也沉声道：“你这人骄傲得不近情理，你以为印某在乎你玉郎君的名号么？”

“你给我滚出来，少废话。”梅中玉狂放地点手叫，徐徐向外退。

印珮大踏步出门，不住冷笑。

双方怒目相对，徐徐亮剑。

双雄相遇，气氛一紧。

一笔勾消鬼精灵，悄然从后门溜之大吉。

玉郎君立下门户，傲然地叫：“阁下，上，前三招是你的。”

印珮仍然有意相让，问道：“谢谢。请教，是点到即止么？”

“一切看你的。”

“好，那么，点到即止。”

“上！”

“在僭了。”印珮不再拖延，“寒梅吐蕊”点出一剑，但走的是偏锋，这是礼招，理该如此。

玉郎君身形徐移，虚撇一剑，只守不攻，按规矩应付，赫